

蝴蝶季

自从太子妃笑上行宫，张就一直在做职业规划，
如何能从太子妃一路稳升到太后的宝座，然后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可惜现实却充满曲折……

太子妃升职记

鲜橙 著
xiancheng



鲜橙大神演绎古代爆笑版《杜拉拉升职记》

搞笑文的最高境界 最富“笑”果的神吐槽

痴情太子兜售真心假一赔命 好色太子妃性别错位笑料迭出……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太子妃升职记

鲜橙 
xiancheng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2012.04

© 鲜橙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太子妃升职记/鲜橙著. —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2.4
ISBN 978-7-5470-1822-4

I. ①太… II. ①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38384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经销商: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幅面尺寸: 168mm × 234mm

字数: 473千字

印张: 21.875

出版时间: 2012年4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孙郡阳

装帧设计: 小茜设计

责任校对: 吕莹

ISBN 978-7-5470-1822-4

定价: 29.8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090

销售热线: 010-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84257656

E-mail: vpc_tougao@163.com

腾讯微博: <http://t.qq.com/wjcbg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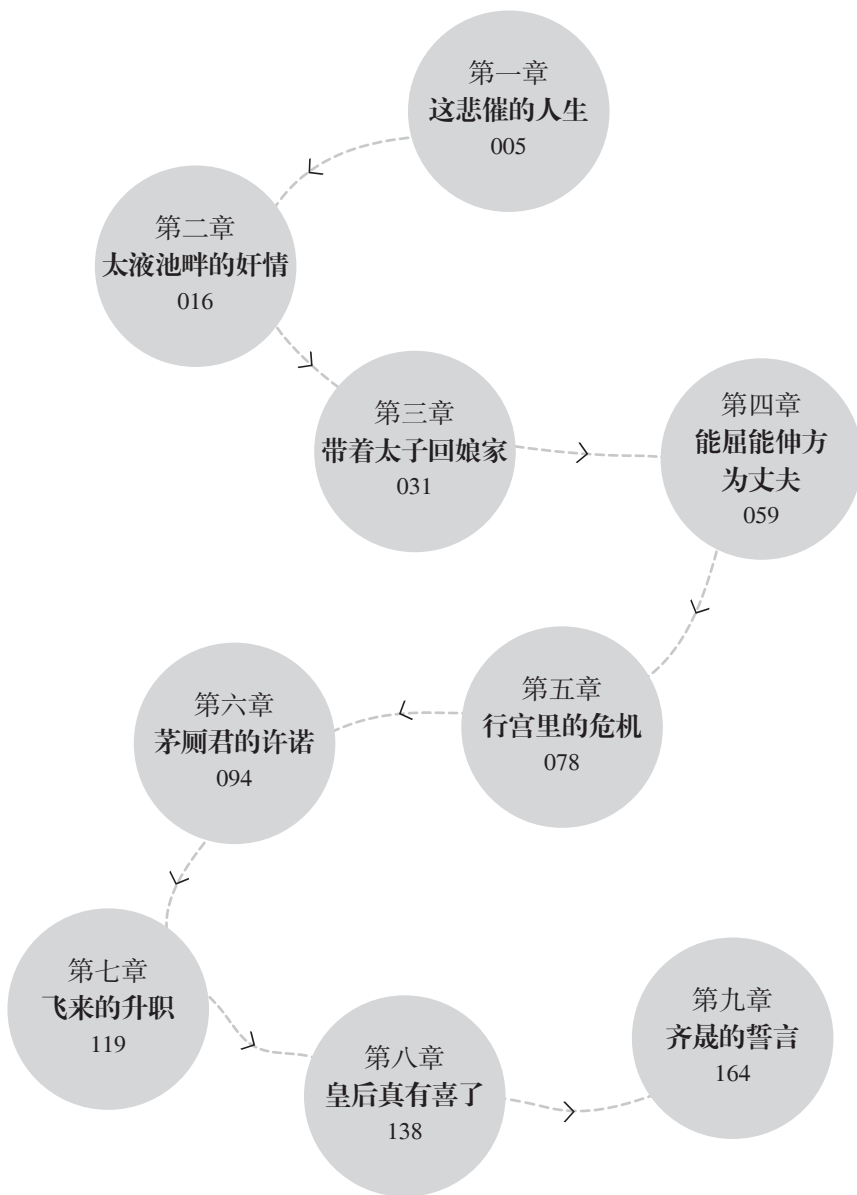
网址: <http://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 请速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10-64271187-816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十章 一窝一个公主 174	第十一章 生与死的选择 194
第十二章 活着才有未来 219	第十三章 称职的好皇后 232
第十四章 男人与女人的 战争 254	第十五章 帝王的野心 268
第十六章 读不透的心思 285	第十七章 芃芃, 我心悦你 309
第十八章 太后的喜事 338	



这悲催的人生

殿内燃着安眠香，我躺在床上，默默看着那描龙绣凤的帐子顶，表情很淡定，内心很蛋疼……

曾经有人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

他问：老婆和情人同时掉水里，你救哪个？

我当时很是纠结。

他见如此便又问道：那这样说吧，自己老婆和别人老婆同时掉水里，你救哪个？

这问题好回答，我立刻叫道：傻子才救别人老婆呢，当然是救自己老婆！

我想，也许是为了惩罚我最初的犹豫，上天才把这个傻子给了我——人说很是英明神武，酷肖成祖的皇太子齐晟。

唉，真真是一言难尽啊……还是从头说吧。

那一日，司命星君从地府偷偷将我带出，提着我上了云头，两人好一阵腾云驾雾，我正晕得七荤八素间，司命星君在一座水亭之上停下了云头，说道：“且等着吧，你的肉身一会儿就到了。”

我趴在云头边上好是呕了一会儿，这才觉得心里不那么难受了，然后就扒在云头边上往下看，只见下方一座精巧水亭置于湖面之上，四周亭台楼阁雕梁画柱甚是华贵，不由得心中一阵暗喜，只看这宅院便知此家非富即贵，若能重生于此必然少不了钱财美人，倒也真算是得了个好造化。

那司命星君似窥破我的心思，面上却有些不好意思，又对我说道：“若不是看在你曾对我有恩，我绝不能违你命格带你到此……”

我忙摆手：“知道了，知道了，多谢星君了。”

他已是叨唠了一路了，无非是我前世对他有恩，他不忍看我英年早逝，于是便私自从地府



提了我出来，再给我几十年富贵……这话一连听了几遍，我都能背了。

司命星君又道：“你要记得重生之后，万不可……”

我此刻哪有心思听他说这些，只扒着云头往下看，见那水桥上缓缓走来两个美貌小妞，不由得叫道：“哎！快看，这两个妞长得可真不错。”

司命星君也跟着探过头来，看了看那已经停在水桥上说话的小妞，突然问道：“这两个你喜欢哪个？”

“红衣服的那个吧，”我回答，“这小妞丰乳肥臀小蛮腰，不可不谓之极品了，反观之旁边那个穿白衣的就太过清瘦了些，减肥减过了的那种，我不喜欢。”

司命星君听我如此回答大松了口气：“那就好。”

我一时不解，指着那红衣小妞问道：“这小妞是谁？”

“当朝太子妃张氏，父亲乃是兵部尚书，祖父是护国大将军。”

“嗒！好强硬的娘家！”我惊叹。

“那是，不然怎会成为太子妃？”

“旁边那个呢？”

“那是赵王妃江氏。”

“长得倒也不错，就是这脸苦点。”

司命星君弯着腰往下看甚不方便，干脆也趴在了云头边上：“唉，这你不知道其中的曲折……”

他正给我讲得起劲，突然湖边又行来一群人，当首一个锦衣华服的小白脸扶着一个中年美妇，由人簇拥着往这边游来。

我又问：“那小白脸是谁？”

“哦，那是当朝太子齐晟。”星君答道。

当朝太子？那就是红衣小妞的老公了？

只见那太子齐晟无意间看到桥上这一对妞，脸上表情似怔了一下，然后眼神接连变了几变，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我这里正纳闷这小子到底是什么心思，突听得扑通扑通两声水声，再回头，水桥上的两个妞竟然都落入了水里，紧接着一个身影从湖边冲了过来，也毫不停顿地跃入了水中。

我心中一动，联想到刚才星君问我的关于自己老婆和别人老婆的问题，心中顿时狂喜，忙扯着司命星君的袖子问道：“我这一世可是要做回太子？”

那司命星君脸上表情有些怪异，好像是扭捏了一番才低声答道：“呃……差不多吧。”

“哎？什么叫差不多？”

“你先看着吧。”

我忙又转回身扒着云头往下看，还未看清下面人影，突闻得身后司命星君一声喝道：“是

时辰了，去吧！”

一股大力猛地从我背后袭来，我这里还没有反应过来，已是滚落了云头，只觉得眼前一黑，顿时没了意识……

再睁眼，已是三天以后。

我总算明白了司命那厮的“差不多”是什么意思。我这一世倒也占了“太子”两字，只不过人是太子，我是妃，太子妃，只是一字之差而已。

果真一个“差不多”！

殿内燃着安眠香，我躺在床上，默默看着那描龙绣凤的帐子顶，表情很淡定，内心很蛋疼……

哦，我忘了，我现在已经没有蛋了，再也不会蛋疼了。

我现在有的是丰乳肥臀小蛮腰，胸部的确很有料，腰也够细，这都是我向往已久的……可是，等这胸长在了自己身上……

司命星君啊，你不是来报恩的吧，你是来报仇的吧？

有宫女从殿外轻手轻脚地进来，在床边跪下，低声说道：“皇后要赐死江氏那贱人，太子殿下和赵王殿下正跪在兴圣宫外求情。”

声音听着暗含怨毒，我忍不住转头去看了她一眼，心道这么漂亮的妞，用这样的声音说话可真有些可惜了。

那宫女见我转头看她，可能以为我有什么吩咐，于是忙又凑近了些，几乎趴在了床边，连里面胸衣都露出些来，嫩绿色的，呃，不错，很衬胸口的肤色。

宫女低声唤道：“娘娘有何吩咐？”

只这一句话就把我那已经有些游走的心神一把拽了回来，我顿时心如刀绞一般，唉，美人再美，与我又有何干？

那宫女见我久不说话，迟疑了一下，终于下定决心般地低声劝道：“娘娘，您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了，太子殿下救了那贱人又能怎样？谋害皇嗣的罪名已落实到那贱人头上，皇后娘娘定然不会饶她，太子能在水中救那贱人一命，此刻不也只能跪在兴圣宫外吗？既然那贱人难逃一死，娘娘，您就得更表现得大度，您得做给太子看，做给皇后娘娘看，现在万不是和太子赌气的时候，否则将前功尽弃啊！”

我看见这美人嫣红的唇一张一合，露出里面编贝一般的牙齿，呃，真是诱人。

其实她所说的这些事，司命那厮都跟我说过，无非是两女争一男，两男爱一女，正正经经的四角关系，刚好凑成一桌麻将。太子和赵王都爱那江氏，张氏和江氏却同时对太子有情，然后张氏娘家硬气点，张氏自己又耍了点小手段，于是，张氏便和太子配成了对，那江氏无奈之下只得从了赵王。



哎！同为男人，不得不佩服赵王兄弟的心胸，明知道江氏不喜欢自己还要娶，可怜可叹！

还有那太子殿下的情操，自个儿老婆和别人老婆同时掉水里，竟然能先救别人老婆，此等舍己为人的精神，着实可敬！更别说自己老婆肚子里还怀着仔，哎，可悲可恨啊！

宫女美眉见我仍无反应，眼中更添急色，只低声叫着：“娘娘！”

唉！又是娘娘，我此时心中真是纠结，这个娘娘到底是做与不做呢？

做，就得眼睁睁看着一群美人在身边而动不得。

不做，连看着这一群美人的机会都没了。

可是就算要做，又该如何做呢？谁人不知这太子妃乃是天下最不好做的行当：

第一：升职前景不好，这太子妃、皇后、太后一步步升上去，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啊！你见过有几个太子妃能一直熬到太后的？

第二：劳动没有保障，且不说三险一金没有，还随时可能辞退你，而且还不允许你再就业！

第三：工作性质危险，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若是太子称不了帝吧，你得跟着一起倒霉，太子称了帝吧，你还得小心自己一个人倒霉。

第四：还要兼职性工作者，虽然劳动强度不会很大，但是，这服务对象……唉！

综上所述，太子妃这个工作真不是个什么好工作，没前途，压力大，竞争还很残酷……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工作环境好，到处都可以看到养眼的美眉。

做与不做，我真的很纠结。

宫女美眉又在急切地叫：“娘娘！”

我终于做了一个决定，于是无奈地说道：“行了，扶我起来吧，咱们去兴圣宫。”

那宫女杏核眼一下子睁得老大，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我很想告诉她，小姑娘，你还太年轻，还不懂不管做什么职业，讨好老板都是必修的课，如果你把老板的小蜜都搞掉了，你离下岗也不远了。

我一路上都在想：该如何去讨好一个男人？

这要放以前其实很简单，只需用力拍拍这男人的肩膀，然后说：走！兄弟！咱一起泡妞去！

问题是现在的我显然不能再这样说，那就换一种说法？

走！兄弟！我带你去泡妞？

不行！pass！

走！兄弟！我陪你去泡妞？

也不行！pass！

走！兄弟！你自己去泡妞吧！

更不行！pass！

来！兄弟！干脆你来泡我吧！

直接拍飞！

唉！第一次发现，原来要去讨好一个男人竟然这样难。

轿子一路颤悠悠地行着，我一路苦恼着。

东南西北转了半天之后，轿子终于停下了，刚才那宫女给我掀起轿帘来，伸过那纤细素手过来扶我，嘴里还温柔地嘱咐着：“娘娘，小心。”

这手真是漂亮，不过，美眉，你的指甲有点太长了，做运动的时候可能会伤人吧？其实也不一定，也许就有人好这一口，你不把他后背挠出菊花来他都不觉得过瘾！

停！又想远了！

我转过头，温柔地对宫女美眉说道：“回头，把指甲剪了吧，太长，不好！”

宫女美眉明显地愣了一下，也不知道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只是低下头去轻轻地点了点，说道：“奴婢知道了。”

被宫女美眉从轿子里扶出来，我抬头，果然见前面宫门外直挺挺地跪着两男人，看背影，左边的衣服上有着些明黄，看来这边的是那个太子小白脸了。

我闭上眼，仔细地回想了一下女人走路的样子，然后使劲地夹紧屁股，卖力地扭着腰，迈着小碎步走了过去。等来到那太子身旁站住，本想也跟着跪下，可只看了一眼却又停下了。

谁这么没眼力啊，竟然不知道拿俩软垫来给垫着。

我这里正犹豫着能不能让宫女美眉去给我拿个软垫来，那太子却突然扭头看了我一眼。呵！这小眼神冷的，都快能往外射冰刀子了，他张了张嘴，轻轻地吐出一个字来。

“滚！”

哈！太子果然是太子，说什么都是这么言简意赅！

我低头瞅了瞅自己的衣服，又想了想自己这个刚刚小产过的肉身，“滚”这个动作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些，于是用商量的语气问太子道：“咱能不能换个方式？我怕我滚不远。”

太子又张了张嘴，这回连一个字也没吐出来。

我想他大概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然后自动地往旁边走了两步，挑了块干净点的地砖，先蹲地上仔细地吹了吹尘土，这才跪了下来。

真是不好意思，这都是上一世落下的毛病，我曾经有一任女朋友有点洁癖，我那衣服要是弄上一点点灰，她都能把我里里外外扒个干净，直恨不得把我也丢洗衣机里搅和搅和。

唉，又想远了。

我这一跪下可要不得了，宫女美眉差点没急哭了，扑通一声也在我身边跪了下来，耍着花腔哭道：“娘娘啊！您不能这样不爱惜自己身体啊，地上太寒了！您身体哪里受得了啊！”

“起来。”我说。

宫女美眉一时没听清，只眼泪汪汪地看着我，梨花带雨，看得我心肝都颤了。

“你起来！”我又说了一遍。



宫女美眉这才怔怔地起来，哎，这丫头怎么就不明白呢，要想讨好老板，你就得和他同甘共苦着，当然，一般他甘的时候是不记得你甘不甘的，但是，他苦的时候一定会计较你苦不苦的！

我用手替她拍着裙子上的尘土，呃，这美眉裙子下面的小腿倒是又直又细，摸起来手感真不错……

呃，又想远了。

宫女美眉可能是被我拍傻了，于是也不哭了，也不跪了，只在我身边直愣愣地站着。

就在我第n次偷偷地倒换身体的重心时，那兴圣宫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几个内侍把依旧是一身白衣的江氏从里面架了出来。身旁的太子、赵王噌一下子从地上蹿了起来，几步冲了上去，齐齐赶到了江氏面前。

“映月！”赵王疾呼一声，上去把内侍搯开，一把就把江氏给抱了起来。

太子殿下动作滞了一下，伸出的手在空中成了一个定格，然后才又缓缓地收了回来，在身体侧捏成了拳。

我的腿跪得有点麻了，自己一时还起不来，宫女美眉用力搀了我才把我从地上托起来，就这样我的脚下还踉跄了一下，胳膊肘一下子杵到了宫女美眉的胸部，心虚得我差点没从地上蹦起来，连忙偷眼去看宫女美眉，见她面无异色这才大松了口气，同时又后悔，早知道这样就该多待一会儿好了。

赵王抱着昏迷着的江氏大步地走了，连个招呼都没打一声，唉，这孩子做事太不全面了，没前途！

太子依旧握着小拳头在一边站着，嘴唇抿得紧紧的，那眼神仍黏在江氏的身上，都快拉出丝来了。唉，同为男人，我理解你！谁让这是别人老婆呢！

我从太子身边走过，见他如此模样真想去拍着他的肩膀安慰一句：兄弟，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牛粪上的那一朵！

我这手都伸出去了，在半道上又强行扭了回来，落到了宫女美眉扶着手臂的那只玉手上，真真是柔若无骨啊。

何必呢！

宫女美眉极小心地扶着我上了轿，小轿又颤颤悠悠地把我抬回了东宫，进了殿才觉得裤子里不对劲，等换洗的时候才发现里面的衣服早已经是血染的风采了。突然想起电视上那些广告片来，薄薄一片，日夜无忧，运动哈皮两不误！果真好东西啊，吾心向往之。

可惜啊，唉！这万恶的旧社会！

于是更加理解了太子殿下刚才的心情，这种想而不得的心情真是太痛苦了。

自从回来，那宫女美眉的眼圈就一直是红的，看得我很是不忍心，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在她伺候我洗澡的时候说了一句：“别哭了，我——”

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我现在就是有这贼心也没那贼物啊！

谁知不说倒好，我这刚说了个开头，宫女美眉竟然放声哭了起来，一边抹泪一边哽咽道：“您、您太不容易了！”

她这一说，我心里顿时一酸，眼泪差点也跟着出来了，真是我的知己啊！我真是太不容易了！这么美貌的妞都快和我赤诚相对了，我眼巴巴地看着就是吃不到嘴里，我容易吗我！

司命啊司命！我和你这梁子结大发了！

就在这种不容易之中，小日子嗖嗖地过着，眨眼间，我竟然来这东宫已有个把月了。

我以前每当写作文写到没词的时候都会拽几个成语出来遛遛，比如：时光飞逝，岁月如歌！眨眼间，时光就如同那白驹过隙，哧溜一声就跑没了影。

借此以显摆给老师看看：我这语句虽然不怎么通顺，但是咱文笔华丽啊！

现如今想来，成语不愧是成语，真真的言简意赅啊。

还记得曾经有一位伟人说过：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人家伟人的三十八年都只是一弹指的工夫，更别说我这个俗人的三十八天了，我这俩手指头还没碰一块儿呢，就眼睁睁看着这三十八天哧溜一下子过去了。

其实，这三十八天说短也不短了，它足以让我知道很多光明或隐晦的事情。

比如：当今皇帝性子柔弱，先帝当时是极不喜的，只因有人对着齐晟说了一句“好圣孙”，皇帝才能顺利继位。

再比如：齐晟虽为太子，可皇帝最喜的却是那九皇子楚王，几次欲废了太子另立皇储。

又比如：张氏的祖父曾是成祖的亲卫，后又随成祖转战江北，立下了赫赫战功。张氏的父亲乃是如今的兵部尚书，军权在握。

再比如：这东宫里黄良媛的胸最大，李承徽的腰最细，陈良娣的脸蛋最漂亮！可最最勾魂的还要数王昭训的那一双直溜溜紧绷绷的修长大美腿！

……

当然，三十八天也足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言谈举止。

说话由干脆爽快改成了细声慢语。

走路由大步流星改成了弱柳扶风。

坐着由大马金刀改成了状似鹤鹑。

……

唉，真真的一言难尽啊，就连和宫女内侍们一起玩蹴鞠，球向我直撞过来的时候，我都已学着不再下意识地捂裆，而改成了去护胸……

唉！真真的悲哀啊！

太子齐晟再未见过，据说是那日从兴圣宫直接去了江北大营。



这样也好，我也实在没有准备好怎么面对这个老板，甚至都想这样一辈子不见才好。真想对那兄弟说上一句：你且放心去吧，我定会替他照顾好这一宫美人。

说到美人，顿时又勾起了伤心事，这些个如花似玉般的美人，只能眼巴巴看着，实在苦煞我也。

殿里燃着香，我默默地倚坐在贵妃榻上，表情很淡定，内心很蛋疼。

宫女绿篱端着碗药轻手轻脚地从殿外进来，走到我身旁蹲下，柔声道：“娘娘，该进药了。”

我低头看一眼那黑药汤子，顿时头大，其实喝药我倒是不怕，只是一想到这药喝下去我那胸更大，小腰更细，声音更软，我就怕了。

于是，真诚地瞅着绿篱，商量：“能不喝吗？”

绿篱只当我嫌苦，忙把手边上的蜜饯小碟往我面前递了递：“有新进的蜜汁小枣，您吃一颗就不觉得苦了。”

乖乖我的绿篱啊，蜜枣是不管用的啊，不过你若能让我香一个，倒是比一盘子蜜枣都管用啊。

可这话也就是想想吧，再借我俩胆我也不敢说啊。

唉！

终归是被绿篱逼着喝了药，然后继续坐在我那榻上，装我的淡定。

其实，我是在考虑“太子妃”这个职业的职业规划，如何能从太子妃一路稳升到太后的宝座，最好还要做个年轻小寡妇，学一学吕后、武后等前辈，搞个垂帘听政之类的，然后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

呀！好诱人的前景。

就这样一连想了几日，也没能想出个头绪来，眼看着各色美人在眼前晃来晃去，终淡定不下去了，于是一日饭后便与绿篱商量道：“我今日想私下出宫一下。”

绿篱不愧是这张氏的心腹，只这一句话，只一会儿的工夫，两套行头就给我捧来了。这一刻，我才深深地意识到，原来讨好老板这件事，她可比我熟练多了。

可是，绿篱，你给我搞两套衣服来做什么？我说过要带着你一起去吗？

无奈太多话都说不出口，只得蔫蔫地让她帮着我换了装，然后站在那穿衣镜前照了照，看看这欲说还休的眼，再看看那此地无银的胸，我终于深深地叹了口气：绿篱啊绿篱，到底是你们女人是傻子还是把咱们男人都当成瞎子？

唉，还是什么也不说了，先出宫吧。

待出得宫门，绿篱叫了轿子过来，直接就要扶我上轿。

我忙问：“这是哪去？”

绿篱看看我，很是诧异：“不是要回府？”

回府？出了东宫再进尚书府？我何必要给自己找这不自在。

“不用了，我想自己走走。”

我说完，生怕绿篱再追问，连忙向前走去，大步子一迈开顿时觉得神清气爽。绿篱在后面追了半条街，终气喘吁吁地停下了，直喊：“娘——啊，公子，您慢点！”

慢点？笑话，我要再慢点，你不就追上我了吗？

我脚下迈得更快，回头对绿篱笑道：“你不用跟着了，先回家等着，到时候我自会回去。”

说完，赶紧又紧迈了几步转过街角，彻底把绿篱丢在了后面。绿篱啊绿篱，不是我不懂得怜香惜玉，只是我要去的地方实在是不能带着你去啊。

一路上问了几个人，这才问到了喝花酒的地方，可在门口来回走了四五趟，愣是没敢进去，如今这个身板怎敢随意进去，万一便宜没占到，反而让人占了便宜去可如何是好啊！

唉，这可恨的司命星君啊！

许是街上卖糖果的老大娘看我在这转悠的工夫有些长了，终于忍不住问道：“小娘子，这是过来逮你家官人？”

我一怔，尚未反应过来，便又听那大娘叹道：“唉，自古薄幸是男人啊，守着这么美貌的娘子，偏偏还要到这里寻欢作乐，男人啊男人！”

瞧瞧这话说的，咋就让我脸也这么红呢？算了，这里还是不要进了，且换个地方吧，男人嘛，还能不知道哪里能吃到腥了？

于是又找了个奢华的酒楼进去，对着迎过来的小二交代着：“我要请人吃饭，给弄个好地方，再给我找两个唱曲儿的姑娘来。”

小二立刻应声道：“好啦！您里面请，里面有临湖的水轩，风景秀丽，环境优雅，唱曲儿的姑娘一会儿就给您叫来。”

我还有些不放心，临进去的时候又赶紧叫住那小二，偷眼看了看四周，嘱咐道：“呃……要性子活泼的，胆大点的。”我又伸手拍拍他的肩，嘿嘿一笑，小声道：“呃……你知道的。”

要说还是人家小二有职业素养，我只这一句话人就明白了，冲我也笑了一笑，眨眨眼睛，回道：“放心吧，您哪，小的知道！”

我心里顿时觉得透亮起来，还是和聪明人说话痛快，真想问问他有没有兴趣换个工作，干脆跟着我回东宫做个内侍好了，东宫缺少的就是他这样的人才啊！

在水轩里等了一会儿，菜还没上齐，那唱曲儿的姑娘便到了。小曲儿这么一唱，小酒这么一喝，我这些时日里的不快顿时便如同被风吹了一般，散了个干干净净。怎么说呢？论长相这唱曲儿姑娘自然是不能和东宫里的那些美人比，但是人家胜在风情啊，摸摸小手也不急，喝喝小酒也不恼，只一会儿工夫就把我灌了个晕晕乎乎。

我心里就琢磨着吧，事情做到这样也就够了，毕竟天也黑了，时候也不早了，再进行下去



也没什么意思，只能让自己徒增烦恼罢了，干脆打赏了那唱曲儿姑娘，结了酒钱，趁着小酒的晕乎劲儿，哼着刚刚听过的小曲儿往外走。

人才刚走出水轩，突然觉得内急起来，于是从小二那里问清了茅厕的位置，奔着茅厕就去了。

因为酒楼档次不低，于是这茅厕倒也算干净，可能是为了防止客人掉茅坑里去，里面竟然还点着油灯，虽然照不太清楚，却也聊胜于无，我不由叹道：果真是以人为本。

里面还有一个兄弟在那站着小解，我也没太注意，只走过去嘴里说着：“兄弟，让让。”

谁知那人却不肯动地方，只转过头来看我。

我随意地瞥了他一眼，长得倒是有些面熟，不知在哪见过。唉，算了，就算认识也是上一辈子的事了，不想了！

他仍怔怔地看着我，我又低头瞥了他那物件一眼，暗道也不比我的大多少，你牛个什么劲呢？

不过，我这人向来不爱与人争是非，见他不肯让，便只在边上站定了，也不管他为什么还是一个劲儿地盯着我，我脑子里有根弦突然嘣地响了一下，只一刹那，冷汗唰一下子就下来了。

然后，酒劲全无……

眼角余光扫过去，那人还侧头盯着我看。

脑中瞬时闪过几个对策：

一、淡定帝：抽几张草纸，转身蹲下去，做大解状。

二、冷漠帝：系好裤带转身就走。

三、抽风帝：同情地看着他，茅厕君在看我，我在看墙……

正在这难言时刻，茅厕外突然有人喊：“九哥，你掉进去了？怎么还不出来？”

过了片刻，身旁的茅厕君才轻声应道：“哦，就来了。”

说完不再看我，淡定地转身离去。

我长吐了一口气，连裤腰带都来不及系好，先腾出手来抹了把汗。哎，原来茅厕君才是真正的淡定帝。

外面两个人的声音渐去渐远：“九哥，快点，人都等着呢，说今儿找了个妙人来，要唱十八摸的，咱也去听听。”

茅厕君笑着：“哦，好，去听听。”

十八摸？不就是刚才我嘴里哼的小曲儿吗？心中顿时不屑，真是两个没见过世面的小子，听个十八摸还高兴成这样。

经这一吓，酒意尿意全无。系好裤腰带，整好袍角，继续哼着我的小曲儿，大模大样地出去。

“伸哪咿呀手，

摸呀咿呀姊，

摸到阿姊头上边嗅哪唉哟，
阿姊头上桂花香，
……”

心中只是纳闷，只听说酒能吓醒的，还没听说尿也能吓没的，真真那个奇怪啊。

待回到宫门外，绿篱正急得在那里绕圈子，见我回来赶紧迎过来，压低着声音道：“我的娘娘啊，您怎么才回来啊！这宫门眼看着就要进不去了！”

我笑笑：“不是还能进去嘛，急什么呢？”

绿篱无奈，取了披风刚给我系好，这头脸还没遮上，我这里却忽又急了，只夹紧了双腿对绿篱急道：“快，快，快，赶紧回宫！”

绿篱颇为不解，直愣愣地瞅着我。

唉，绿篱啊绿篱，你让我如何说得出口？尿意毕竟不同酒意，攥不得啊！



太液池畔的奸情

腊月初八，太子齐晟从江北大营返回盛都。

腊八粥熬得又香又糯，我端着碗吸溜得正哈皮，绿篱急匆匆从殿外进来，二话不说劈手夺下了我的粥碗，然后纤纤玉手一挥，身后呼啦就进来了一群宫女，上来就把我围住了。

吓！难不成我偷看她洗澡被人发现了？

绿篱却说：“娘娘，太子殿下已经到了宫门外，您得快点了。”

有宫女赶紧上前用热毛巾给我净面，净手。

“绿篱，我——”

绿篱打断我：“娘娘！您必须得去！”

又有宫女把我摁凳子上，前后左右地围住了，上妆的上妆，梳头的梳头。

我从人缝中找绿篱：“绿篱，我——”

“娘娘！您不能再使性子了！”

绿篱又说，亲手执了洒金绣凤的宫裙在一旁等着。

跟女人抢话说，你晕头了吧？于是，我乖乖地闭嘴，任由她们把我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地收拾了一遍。

扶着绿篱的手迈出殿门的时候，我突又想起我那被打断了无数次的话，于是转头看看绿篱，欲言又止。

绿篱连忙低声问：“娘娘，还有什么事？”

我才终得把话说全了：“绿篱，我那八宝粥且留着，我回来再喝。”

绿篱的嘴角动了两动，到底是没能说出什么来。

我回过头，见等候在殿外的东宫众嫔妃，顿时眼前一亮，喏！真个儿是千娇百媚，各领风骚啊。